



程君兰在作画

壹 害怕画画

程君兰是阳江本地人，小时上学，最怕绘画课。“老师当时布置任务，要我们画五角星，我拿着笔不知道该怎么画才好，后来是求了同学帮我画一下，才交了作业。”程君兰回忆道，“我此后没有再画过画，也没有看过绘画书，我以前其实很害怕画画。”

中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程君兰没再读书。此后数十年，她与美术唯一的联结来自丈夫曾华。两人年少结识，青梅竹马，曾华退伍后，不顾家人反对，放弃大好工作机会，毅然投身于自己喜爱的美术事业，继续读书深造。“当时穷，她出去打工，拿到工资就给我寄钱，要我继续读下去。”曾华提到，学艺术没有经商来钱快，在众人都看好他的时候，是程君兰无条件地支持，让他得以安心完成学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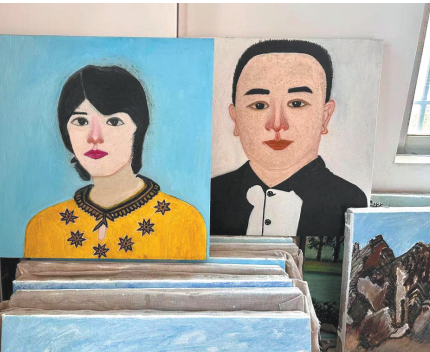
“我真不懂画画，也没想那么多，看他爱好这一行，就支持他，他自己也努力。”程君兰补充道。两人结婚后，曾华的画作受到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称赞，慢慢熬出了头，而程君兰也逐渐将重心放到家庭上，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程君兰的生活很简单，抚养孩子、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如平静无波的河水，如此缓缓流淌四十多年。她平常的生活也很忙碌，家务杂事桩桩件件繁琐枯燥，她不厌其烦地打理妥帖，将日子越过越红火。

有时，她也会停下。“他在家里的画室画画，我在一旁搞卫生，我

就看着他画，一看就几个小时，一看就几十年，慢慢地在我脑海里有了点点想画画的念头。”程君兰说，孩子们都成家立业后，她时间多了起来，看着家乡美景在曾华笔下——浮现，那样生动的场面让她不禁去想，如果自己也会画画那该多好啊。在40岁时，她终于付出行动，常年洗菜握刀的手，第一次拿起了画笔。

起初，程君兰对绘画心存敬畏，不敢碰丈夫的颜料。她找了支铅笔，在白纸上乱画，想到什么画什么，她还留存着最初的画作。“就是乱画的，在本子上画圈圈。”她翻开展示时还有些羞赧，但这些画面杂乱无章、线条稚嫩无序的作品，被她一张张小心收好，妥善保存了近二十年。



程君兰画的自画像以及丈夫曾华画像

近日，“藏地无语·家山无言”油画作品展在位于广东阳江的曾华美术馆展出，展览中有8幅画出自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画家曾华之手，另外11幅画是其妻子程君兰的作品——她是一名家庭主妇，从未接受过专业的美术教育，这是她的画作第一次公开展出。

程君兰今年63岁，在过往近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她在柴米油盐中周旋，在锅碗瓢盆里打转，家务琐事填满她的生活。40岁时，她鼓足勇气拿起画笔，开始把记在脑海里、藏在心底的美景画出来，如今已有200多幅画作。程君兰尤爱画山：“我想山这么高这么雄伟，人的一生要是能活成这样就好了，充满力量，我就喜欢这样。”

家庭主妇办画展：用做家务的手，画记忆中的山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程君兰作品在曾华美术馆展出

贰 画石成山

在程君兰画画的时候，纵然曾华已是作品广受好评的画家，但他从不干涉妻子的作画，反而在谈起妻子画画时总是语带欣赏：“用什么颜料、怎么下笔，我都没有教过她，我甚至还要向她学习，她像个孩子一样在作画，纯真又自由。”

“听说画画有什么冷色暖色，我至今都不懂呢，就瞎画！”程君兰打趣自己。40岁那年拿起的画笔，她再也没放下，反而越画越有劲，也找到了自己最喜画的题材——画石头。

曾华时常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采风，程君兰偶尔跟着一起外出，大自然的壮丽美景给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西藏和桂林的所见，辽阔天空下

苍茫的群山绵延不绝，给在方寸灶台前长久打转的程君兰无限的冲击。“石头很多，山又高大，大自然多么奇妙，活成这样开阔才好，我很向往这种天地。”

彼时没有用相机拍摄记录这些美景，是程君兰的一大遗憾。但那些雄伟和奇丽的山石被她深深记在脑海里。接触油画后，她循着记忆，用画笔和颜料勾勒出怪石嶙峋、重峦叠嶂。“我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先画了一块石头，然后一块一块石头贴上去，越贴越高，我一看就笑了，这不就是山嘛！”于是，在程君兰的笔下，石成了山，山又成了群山，山体在天空下连绵，无拘无束。而她在画画中，内心也感到自由而丰盛。

叁 开办画展

程君兰此次展出的画作，灵感皆来源于她记忆中的西藏和桂林的山石。她落笔随性洒脱，大山巨石呈铺画面，又各有各的生气。“画这张时方块比较多，画那张时那些石头的线像是会流动。我画每一幅画颜色都不一样，因为山就是不一样的。”甚至轻柔的粉紫色也被她用来铺山。她的笔下，山石粗犷而不冷硬，反而扑面都是柔和，在雄浑中又不失细腻。

这场夫妻画展吸引了周边居民及不少专业人士前来观赏。程君兰最为高兴的是展出后不久，她的两幅画即被人买下。“其中有一位还是‘零零后’！他说我画的天空跟专业的不同，那幅画看起来很宁静。我

好高兴呀，觉得自己跟年轻人没有代沟。”她放下原本的担忧，因“被看见”而满足。

如今，程君兰打算拓展自己的绘画题材，但山石依旧是她最为看重的方向，她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要求，“我虽然画了这么多画，但心里都不是很满意。我对自己说，要画一幅更好的画给大家看。”这几年，程君兰更加细心地观察丈夫作画，同时开始看专业的绘画书本，持续学习。

“我以前就是把石头垒起来，现在会想怎么样垒得更好看。”程君兰说，“我没有参考资料，画的都是记忆里的山，那些山一直就在我的脑海里，不会有画完的一天。”



付军胜

海岛上的“拾荒”艺术家付军胜：驻岛8年，用1000只“流浪拖鞋”呼唤海洋保护

文/羊城晚报记者 谭洁文 实习生 庄嘉怡 图/受访者提供

“文明的遗物”

付军胜出生在烟台一个靠山临海的小乡村。在他记忆里，那时他所在的村庄旁有个水泥厂，周围很多村庄的人都在那里上班。水泥厂很重要的生产原料之一来自它旁边的一座死火山。村民们常常开着拖拉机一趟趟地将附近的火山岩运到水泥厂。水泥厂持续生产了很多年，烟尘使整个村原本的红房瓦全都染成了灰色，一些废墟则倾倒在农田上。“那时候我跟着大孩子去河里抓鱼，经常看到水泥厂排出的废水流到了小河里。”付军胜回忆说，作为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从农村走出，一路上目睹

了城市化和现代化引发的时代巨变，也感受到了彼时经济发展背后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大学期间，他进入青岛大学学习油画，毕业后成了一名职业艺术工作者。“2012到2013年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高峰期，在青岛有很多渔村都拆迁了，取而代之的是盖起了一幢幢高层建筑和住宅。然后你就会看到海滩上那些可能因为拆迁而丢弃的东西。”付军胜说，2012年，他在青岛的一处海边发现了大量因拆迁而被遗弃的废弃物，如建筑砖石、塑料日用品、破旧家具等，这些物品静静地躺在沙滩上。“这些东西让我意识到，现代化带来的不仅

是便利，还有遗弃和破坏。”

在付军胜看来，西方工业文明过度重视经济和工业生产，反而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他通过长期观察还发现，人们的环境观念往往存在着一种“惯性”。在他的记忆中，人们在河边倾倒垃圾的习惯一直难以改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丢弃的大多是包含果核的厨卫垃圾等有机物，也有泥土、砖石等废弃物，这些可以自然分解和降解，回归天地；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垃圾是塑料等不可降解物品。生活变了，但大家的习惯却从一开始就滞后于发展的步伐。”他说。

漂浮物也有生命

了，我想我应该拿出最大的真诚去做好一件事。”他说。

在长岛的日子里，付军胜每天都在海边拾荒。他时常被漂浮物激发灵感，“有的时候在海边捡到一个东西，它经过了自然的冲刷，比如海洋冲刷、阳光曝晒或是海滩上石头磨损，就自然地形成一个状态，本身就很有美感、很吸引人。”

有一年的夏天，付军胜注意到游客们穿着的拖鞋，这个日常熟视无睹的事物在那时候激发出别样的思考。“我理解到它其实承载的是人们的生活，突然就想构思一个作品，把这些拖鞋和它承载的生活都放在一起。”他在海边总

共搜集到了1000多只彩色的“流浪拖鞋”，有卡通图案的、长满藤壶的，共同组成了海洋垃圾的“众生相”。

付军胜曾捡回来各种各样的浮泡。这些浮泡是挂在渔网上的漂浮装置，用于支撑渔网。有些白色实心泡沫的浮泡，经过长时间氧化之后，内部萎缩了，沟壑纵横，形成了大脑的样子。他把这些萎缩的“大脑”与木桩结合，做成了艺术作品。他还捡到一种黑白相间的浮泡，上边有韩文，应该是借着洋流从朝鲜或韩国漂过来的。“这些物品，不仅来自长岛，有时候还来自世界各地，我们的海洋是同一个海洋。”

需要一代人去改变

2022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于深圳策划的“重思自然：浮屿秘境”展览上，付军胜展览了塑料漂浮物搭建起艺术装置，“这些都是落入海洋的文明尘埃”。在其中，他采取了特殊的设计。“所有的装置都是现成品，没有粘连，通过堆积、并置、穿插等方式构成，就像中国的榫卯结构那样，可组合、可拆解，它们都是可逆的。我认为可逆是可循环的重要前提。”他也借此向观众发出呼吁，“塑料的滥用和不可再生性也加深了环境问题，我们接下来要更严格地推动塑料使用的闭环还需加紧研发可替代塑料的可降解物。”

在为展览全国奔波的几年里，付军胜听到了很多声音。“大部分公众还是愿意支持，但是普通公众能做的也有限。”他说环保不是一下子的事，而是持续的，要一代代人去慢慢改变。付军胜深刻感受到“城市环境是被人维护着的，但是一些文明与自然的冲突是大家感受不到的”。放眼到无人知晓的角落，尤其

是没人维护的海滩，人们就会发现堆积着厚厚的漂浮物，可很少有人能够切身看到环境正在遭受侵蚀。“假如这个世界上所有海滩都没有人维护的话，估计到处都是漂浮物堆积严重的状态。”

付军胜深切感觉到艺术家在环境保护时代议题下的责任与使命。“围绕一些环境保护内核去梳理思想，然后通过艺术化表达去推动公众交流，要让大家从观念上理解环保、改变观念，呼吁大家去拥抱一个可持续的生活。”在社交媒体上，他还开设了海洋生态保护主题的社群，希望让不同地方的人凝聚成有归属感的团体，共同去关注和推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进程。“目前展现出的环境问题只是人类伤害自然的冰山一角，而我们要通过这样的艺术创作让不同领域的人关注这个问题，去发挥各自的创造力。”



付军胜的工作室中收集的海边废弃物



付军胜在海边捡到的长满藤壶的拖鞋

在一片无人问津的荒滩上，青年艺术家付军胜弯下腰，从沙砾中拾起一只被海水侵蚀得斑驳的塑料拖鞋。阳光下，拖鞋上残存的卡通图案隐约可见。这是他日复一日的日常——从2017年起，他开始在山东烟台的各个海岛上捡拾人类遗弃在海洋中的漂浮物，并为这些“文明的尘埃”拍下三万多张照片，或者将它们制成装置艺术作品（注：装置艺术是指艺术家在特定的时空环境里，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体进行艺术性的选择、利用、改造和重组，以此来表达个人或集体的精神文化），引发数万网友点赞。

付军胜的装置艺术不仅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让人们重新思考文明与自然的关系。从2021年到2024年，他在海边总共搜集到了1000多只彩色的“流浪拖鞋”。这些拖鞋有的还看得见上面的卡通图案，还有的则已经长满了藤壶，共同组成了一幅海洋垃圾的“众生相”。“我们总说文明是进步的，但当你站在海滩上，看着这些垃圾和漂浮物，你会发现它们其实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副作用’。”